



水灵

琼瑶全集
16

言情小说经典·琼瑶作品全集

16

水 灵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别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解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”出版社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

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目 录

给竹风.....	(6)
水灵	(16)
云霏华夏	(55)
风铃	(76)
柳树下.....	(117)
五朵玫瑰.....	(139)
心香数朵.....	(184)
后记.....	(208)

给竹风

夜好深，夜好沉，夜好静谧。

天边看不到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暗黑的穹苍广漠无边，而深不可测。空中有些儿风，轻轻的，微微的，细细的，仅仅能让窗纱轻微的摇曳摆动。这样的夜，我独坐窗前，捧了一杯茶，烧了一点儿檀香。沉坐在椅子上，我看著那金色的香炉中袅袅娜娜升起的一缕烟雾，闻著那清香缭绕。呵，这样的夜！

这样的夜，我能做些什么呢？

桌上一灯荧然，绿色的小台灯，绿色的灯罩，我还是有那爱绿的老毛病。连我手里那盏茶杯，也是绿色的，淡青色的细磁上有藕荷色的小玫瑰花。小玫瑰花！像家乡里那大花园中爬藤的小玫瑰花！不，那不是玫瑰，玫瑰不会爬藤，我记起你每次每次对我的更正：

“这不是玫瑰，这是荼靡，记住，这是荼靡！”

我记不住，我总是那样的认死扣，一个固执的、永不实际的小女孩，你说的。

夜好深，夜好沉，夜好静谧。

我啜了一口茶，茶是淡绿色的液体，盛在淡绿色的杯子

里，像一杯液体的翡翠，有一股清清雅雅的香味。室内的窗纱静静的垂著，罩著一屋子清幽幽的宁静。呵，这样的夜，我能做些什么呢？

我又记起了你，竹风。

是的，竹风，我常常记起你。当这样的夜里，当一些晓雾迷蒙的清晨，当一些暮霭苍茫的黄昏，当一些细雨霏微的长日里……我会记起你，常常地。

记忆的最底层是什么呢？

记得我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小女孩吗？常在花园中和蝴蝶追逐著，哭著要自己的肩上长出蝴蝶的翅膀，要那对“亮晶晶有银粉”的翅膀。我会缠绕在母亲的脚下，固执而吵闹的追问著：

“为什么你不把我生成一只蝴蝶？妈妈？为什么？”

妈妈会甩开我，瞪大了眼睛说：

“呵！你这个稀奇古怪的小精灵！”

于是，你来了。你牵著我的手，把我牵到花园里那一大片金盏花的花丛中，让我躺在花堆里，你用无数朵水红色的小蔷薇，穿成长长的一串，环绕在我的身上，环绕了一圈又一圈，然后，你说：

“噢，你看！你是个蔷薇仙子，何必羡慕那有翅膀的蝴蝶呢？”

我在花中嘻笑，你因为我的笑而嘻笑。捉住我，把我放在你的膝上，你说：

“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想变成一只蝴蝶？”

于是，我说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说故事给你听，一个我杜

撰的故事。我说：蝴蝶是个小仙人变的，她用玫瑰花作床，用星星作小灯，用露珠儿洗脸，用柳条儿作饰带，用银粉作衣裳……你瞪大了眼睛听，听得那样津津有味，那样的惊讶和困惑，当我说完，你揽住我，用那样惊奇的声音喊著说：

“噢！你有个多么奇怪的小脑袋呀！”

接著的岁月里，我常常说故事给你听了。在花园里的茶藤架下，在后山坡的松林里，在小溪边的岩石上，在月光下的花棚里，你牵著我的手，静静的说：

“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我不住的说，那些经常在我脑子里酝酿幻化滋生的故事，关于公主王子的，关于星星月亮的，关于神灵仙女的……你不厌其烦的听，从不表示厌倦，你那关怀的眼睛曾是我故事的泉源，我为你而编造故事，一个又一个。直到我离开了家乡，结束了我的童年。

当我们再相遇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再是小姑娘了，童年离我已很遥远，我长发垂肩，镜子前的人影颇长。而你呢？你的女儿已经和我当年在花园中捉蝴蝶时一般大了。在初见面的一刹那，我们相对凝视，似乎都已不再能认识彼此，然后，你说：

“嗨，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十几年的隔阂在一瞬间溜走，成长后的陌生也顿时消失无踪，往日的亲密回来了，我还是那个爱说故事的小姑娘，你仍然是那个爱倾听的大听众。

然后，是另一段岁月的开始。

在那十二月的雨季里，冷风寒恻恻的吹拂著，细雨无边

无际的飘洒著。你穿著深蓝色的雨衣，为我执著我那把有著绿色碎花的小伞，我们并肩走在那蒙蒙的细雨中。雨在伞上细碎的敲击，像一首好美好美的小诗。我的头靠著你的肩，你的手揽在我的腰上。雨雾苍苍茫茫的织成了好大的一片网，我们走在网中，走在雾中，走在那片苍茫里。你说：

“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我说了，不再是公主王子的故事，不再是神仙和蝴蝶，我说了些成人的故事，因为我已经长成，也早就懂得了那份属于成人的忧郁。

在那六月的黄昏，懊热而炽烈的太阳已经被远处的山峰所吞噬了，残余的彩霞却大片大片的泼洒在天际。阳光虽然隐在山峰的后面，却仍然把那些彩霞照得发光发亮，成为一片又一片，一层又一层发著亮光的嫣红。我们手牵著手，沐浴在那灿烂的霞光之下，一任那落霞将我们的发上身上染上了红光。你的眼睛在霞光下发亮，凝视著我，你静静的说：

“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我又说了，那些在我脑中不停滋生著的故事。

秋天，秋天是为我们所热爱的。乡间有条通向山上的小径，小径边生长著无数的槭树，随著秋的脚步，槭树的叶子由绿而黄，由黄而红，由红而褐。我们喜欢在槭树夹道的小径上漫步。径上遍布著落叶，松松脆脆的，踩上去簌簌作声。我们缓缓的走过去，一步又一步。听著脚下那落叶的低吟，看著那遍山野的红叶飞舞，我们四目相瞩，宁静的欢愉从心底油然而生。偶然，我们在路边的荆棘丛中，发现了一朵白色的，小小的雏菊。看著那稚嫩的小花在那粗野的荆棘中伸展

著花瓣，迎著秋风微微的颤动，那情况是颇为动人的。我叹息，为那些生命的奥秘和大自然的神奇而叹息。于是，你挽住我，轻轻的说：

“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我说了，一个美丽的小故事，关于秋风、红叶，和小雏菊的故事。

春天，春天是我们所不能遗忘的。那些灿烂一片的杜鹃花都开了，粉的，白的，红的，紫的……各种花瓣，迎著太阳光，闪耀著生命的光华。树梢那些嫩得可以滴水的小绿叶，草丛中那些叫不出名目来的小野花，以及天际那些薄薄的云，空中那些微微的风，甚至原野中那份淡淡的泥土的气息……每一样都让我们欢欣喜悦。我们喜欢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到郊外的山野里去“寻寻觅觅”。寻觅些什么呢？那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地方有多少令人惊奇的美！看到一粒小小的、鲜红欲滴的果实镶在一大片绿色的羊齿植物里，会引起我一连串的欢呼。看到一只有著淡蓝色、长尾巴的蜥蜴从小径上陡的窜过去，会引起我一连串的惊叹。你走在我的身边，唇边始终带著个若有若无的微笑，眼光却那样深深沉沉的追踪著我。当我的目光和你猛的相遇，你会迅速的调开目光，很快的说：

“噢，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于是，我再度说出一个小故事，故事里有著小红果实、小野花，和无数的春天。

呵！多少多少的记忆！竹风，你说的，人的一生都是由记忆堆积出来的，美丽的记忆堆积成美丽的一生，痛苦的记忆堆积成痛苦的一生。属于我们的记忆又是怎样的呢？

台灯放射著静幽幽的光线。远远的，有只鸟儿在低鸣，你听到了吗？竹风？

夜好深，夜好沉，夜好静谧。

我再啜了一口茶。茶，这是我们两人都喜爱的，不是吗？在我那间小屋里，我们曾经静静的相对品茗，让那清清的茶叶香浮在我们之间。我也常像今夜一样，烧起一炉檀香。然后，握著茶杯，我们相对无言的看著那烟雾氤氲。那金色的，有著铜狮子的香炉是你送我的，烟雾从那狮子的嘴中不断的喷出来，正是李清照所谓的“瑞脑销金兽”。于是，当你又说：“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我说了李清照与赵明诚的故事。他们怎样的恩爱，怎样的情投意合，怎样的以茶当酒，赌记书句，而把茶泼洒在身上。你静静的听著，你的眼睛好深好深，好亮好亮，好温柔好温柔。

还有那个月夜，记得吗？竹风？

那个月夜，你派人送了一张纸条给我，上面写著：

“玉人何处梦蝶？思一见冰雪，须写个帖儿叮咛说：试问道肯来吗？今夜小院无人，重楼有月！”

好一个别致的邀请，我到了你那儿，坐在你的小院子里。院中有两棵芭蕉，月光从叶隙中筛落，筛了一地的银白。墙边栽著一排绿色开白花的草本植物，无数的流萤，在那草丛中穿梭。明明灭灭，闪闪烁烁，像一盏一盏摇曳飘浮著的、小小的灯，和天际璀璨的星光遥遥相映。月亮高而皎洁，月光

清幽而温柔。星星撒满了天空，疏密有致，布成一条清晰的光带。你告诉我，那条光带叫做“银河”，你指给我看，那一颗星星是“织女”，那一颗星星是“牛郎”。你念了一阕前人的词给我听，关于那“牛郎”和“织女”的：

“云疏月淡，桥成何处？应是鹊多乌少，人间夜夜共罗帏，只可惜姻缘易老。

经年恨别，秋初欢会，此夕双星怕晓，算来若不隔银河，怎见得相逢最好？”

我抬著头，望著那银河，望著那两颗隔著银河的星星，然后，低下头来，我望著你。是月光染白了你的面颊吗？是星星坠落到你的眼睛里去了吗？为什么你的面色那样苍白，你的眼睛那样闪亮？我注视著你，不，是我们彼此注视。一些属于欢愉的，宁静的东西从我们的眼底悄悄的飞走，取而代之的，是某种颤栗的，痉挛的，酸楚的情绪。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发热，我觉得那树叶梢上所挂著的露珠已经坠进了我的眼中，使月光下所有的景物在我眼前都变得那么朦胧。于是，你猝然的捉住我的手，用那种故作欢愉的口吻嚷著说：

“噢，小姑娘，说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

我说了。我又说了。我颤抖著起了故事的头：

“从前，有一个很笨很笨的小女孩，她除了说故事，什么都不会。大家都不喜欢她，大家都认为她是个莫名其妙的小傻瓜。可是，却有一个比她更笨更傻的人，喜欢听她说故事。他们在月光下说故事，在落日下说故事，在树林里，小溪边，

花园中……到处说著故事。说的人不知疲倦，听的人不知厌烦，然后……然后……然后……”

故事继续不下去了，这原是个笨拙开头。有什么硬的东西阻住了我的喉咙，我的呼吸急促而声音哽塞。你站起身来，一把揽住了我，你的双手捧住了我的面颊，你的眼睛深深的看进了我的眼底，你的声音又低又沉，带著些压抑不住的粗鲁：

“我从没听过这样坏的故事！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眼泪冲出了我的眼眶。“这是个很坏的故事，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。但是，你不能太苛求，两个傻瓜不会制造出什么完整的故事来！”

你的眉毛紧紧的锁拢，你的眼睛闭了起来，抱住我，你把我的头紧压在你的胸前。我可以听到你的心跳，听到那沉重呼吸在你胸腔中起伏。于是，我哭了。我啜泣得像个娃娃。这是我第一次在你面前哭，第一次对你说了个破碎的，没有完的故事。

“呵，别哭，”你轻轻的说：“人生的故事原有好多种，有多少的主角会是聪明人呢！这原是个笨人的世界呵！”

月亮仍然清亮，幽幽然的照射著那小小的花园。我知道，这笨拙的故事将永无结尾。事实上，这一夜以后，我还对你说过故事吗？好像没有了。那就是我对你说的最后的一个故事。

你离开的时候，给了我一封短笺，上面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字：

“避免让那个故事变得更坏，我走了。但愿再相遇的时候，你会说一个最美丽最完整的故事给我听，故事中的主角应该是个最聪明最聪明的女孩。”

够了，用不著再写什么，你一向都是那样简洁。接下来的岁月里，我确实用心地想塑造一个美丽的故事，我不愿再见到你的时候，交给你的是一张白卷。只是呵，竹风，可悲的是，我仍然是那样一个很笨很笨的傻女孩。

月圆月缺，日升日沉，多少的日子从我的手底流过去了。我仍然在说故事，说了许许多多的故事，给许许多多的人听。只是呵，竹风，当这样的深夜里，当我捧著一杯茶，点燃了一炉檀香，静静的坐在窗前，我遗憾著，你在何方呢？你依旧喜欢听故事吗？竹风？

多少的夜，我就这样问著，站在窗前，对著黑暗的、广漠的穹苍问著。然后，你的信来了，像是在答复我一切的问题，你写著：

“你现在成为说故事的专家了，其中可有说给我听的故事？自从不再见到那个只会说故事的傻女孩，我的日子是一连串寂寞的堆积。我想你了解的。

继续说你的故事吧，记住有一个傻瓜要听。和以前一样，这傻瓜渴望著你的每一个故事；完整的或不完整的，有结局的或没结局的，他都要听！”

还是那样简洁。只是，在信尾，你加了一阕词：

“谁念西风独自凉，萧萧黄叶闭疏窗，沉思往事立残阳。

被酒莫惊春睡重，赌书消得泼茶香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”

是的，你没有忘记那些说故事的日子，没有忘记那些说李清照“赌书泼茶”的夜晚。呵，竹风！

淡绿色的光线在室内照得好幽柔，微风在窗外低低的吟唱，远处还有些儿疏疏落落的灯光。那只不知名的鸟儿又在叫了，叫得好抑扬，叫得好寥落。呵！这样的夜！

这样的夜，我能做些什么呢？

让我再给你说个故事吧！竹风。以后，每夜每夜，我将为你说许许多多的故事。竹风，你静静的听吧！

夜好深，夜好沉，夜好静谧。

静静的听吧！竹风。

静静的听吧！你。

一九六八·四·八·夜

水灵

竹风,还记得我们在海边共同消磨的那些下午么?还记得那海浪的翻腾,那海风的呼啸,和那海鸥的翱翔么?还记得那嵯峨的岩石,和岩石隙缝中爬行的寄居蟹么?还有那些浪花,白色的,一层又一层,一朵又一朵,和天空的白云相映。记得么?竹风,那海水无边无际的蔚蓝常常和天空那无边无际的蔚蓝相合,成为那样一片柔和舒适的蓝色氤氲,使你想在上面酣睡,想在上面打滚。记得么?竹风。

还有那海面的落日和暮霭,还有那海边的夜景和繁星,还有那远处的归帆和暗夜中明明灭灭的渔火。都记得么?竹风。海一向使我们沉迷,一向使我们醺然如醉,一向能将我们引进一个忘我的境界,是不?竹风。所以,今夜,让我告诉你一个关于海的故事。